

論府秘鏡文的空海

(上) 係關的龍雕心文與

在我國，提起文鏡秘府論，凡是涉獵文苑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的，但說到作者的本名，恐怕知道的人並不多，羅根澤氏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徵引文鏡秘府論時，稱著者為遍照金剛，小西甚一氏文鏡秘府論考稱撰者為弘法大師，「詩話叢書」所收之文鏡秘府論稱著者為釋空海。名稱很不一致。其實他俗名佐伯，幼名真魚，後又改名教空，又改如空，直至延曆十四年（公元七九五）四月九日，他廿二歲那年春天，在東大寺受具戒時，才改名空海，至於遍照金剛這法號，則是隔十年（近曆二十四年）以後，在我國長安西明寺受灌頂禮承受真言第八祖阿闍黎衣鉢時得到的密號。他的書翰集及高野雜筆集常稱沙門遍照，山僧遍照，等到日本醍醐帝賜給他弘法大師的諡號，那已是在他入定（圓寂）後八十六年的事了。一般說來，還是稱呼他空海的比較普遍。

許多名人的誕生，都有種種令人不可思議的傳說，空海也不例外，據御遺告的記載，他的母親懷孕十二個月才生他下來，又時夢居坐八葉蓮花之中，與諸佛共語。日本高僧傳說，唐朝僧侶法進上人巡錫屏風浦（空海出生地）時，聽到小孩的哭聲，就告訴他的父母說，這小孩不是凡流，他日當大弘佛法。這些傳說，當然不能說明空海的偉大，空海真正偉大的地方，是他能以天賦的智慧，專心研究漢學，吸收中國文化，促進日本文化的加速進步，對中日文化的交流，有不可磨滅的功蹟。

空海在十三歲時，就跟他舅父阿

刀大足學習漢文。十五歲時上帝都大學，那時日本的大學，模倣唐朝的制度，設有明經科，紀傳科，明法科，算道科，書道科，音韻科。空海選讀明經科，並兼修書道。入大學後的空海，刻苦精進，又有博學的阿刀大足從旁指導，學問大進。他自述當時讀書勤苦的情形說：「余年志學，就外氏阿二千石文學舅，伏膺鑽仰，二九遊聽槐市，拉螢雪於猶怠，怒繩錐而不勤。」（見三教指歸序）這樣苦學的結果，奠下空海漢學的基礎。然而，由於稟賦過人，在學問上的成就，還不能滿足他心靈的需要，想更進一步，研究宗教問題，探求人生的真理，於是有入唐求法之行。

空海入唐研求佛法的動機，早在幼時，據御遺告說：「幼小時常持泥土，在自宅邊造台堂，安置佛像，事奉禮拜。」至於他到唐朝求法的詳細經過情形，日本正史，語焉不詳，據御遺告的記載，是在延曆二十三年（公元八〇四）五月十二日出發，因遇逆風，在海上漂流，到八月十日才在福州長樂縣赤岸鎮海口登陸，福州觀察使閻濟美，特准上陸，並遣使護送，於十一月三日起

黃錦鉉

程，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到達長安。

空海到了長安，即拜當時名僧青龍寺惠果和尚爲師，他在慧果和尚那裏，不但承受了正統的眞言法派，以及經論的書寫、繪畫、法具的製作，同時也得到了異國的温情。可是不久惠果和尚就圓寂了，遺命空海早歸鄉國，廣傳教義，增福蒼生。他本來計劃還要留在唐朝學習，但因爲恩師的遺命，不得不提早返國了。惠果的逝世，給空海無比的哀傷，他在撰述惠果和尚碑文中，有「惠炬已滅，法雷何春？梁木摧矣，痛哉痛哉，松檟封閉，何劫更開」之句，可見他心情之沉痛。

當然，空海在唐朝，不僅是學到眞言佛法，也在詩學興盛的風氣薰陶下，學到了詩法的精髓。據中村孝也所撰的弘法大師傳引，有空海和友人酬答詩，頗可觀采，茲錄兩首如次：

奉謝恩百屯綿兼七言詩

方袍苦行雲山裏，風雪無情春寒夜，五綴持錫觀妙法，六年蘿衣啜蔬餐，

日與月與丹誠盡，覆盆今見堯日寬，諸佛威護一子愛，何須惆悵人間難。

留別青龍寺義操闍黎

同法同門喜遇深，隨空白霧忽歸岑，一生一別難再見，悲夢思中數數尋。

空海的詩還很多，大部份收在性靈集中，但是，他的成就，不是能作詩，而是能將創作的經驗和見解，歸納成許多原則，撰成文鏡秘府論，啓示後學，也像他的眞言教法一樣，傳流於後世。

文鏡秘府論是日本文學批評史上最的一部著作。它給日本文壇確立了文學批評的標準，也建立了文學的觀念與寫作的規範，對日本漢學的啓蒙，有肯定的作用。楊守敬的日本訪書志，評其書雖其中或涉膚淺，然指陳利病，不可謂非操觚之準繩。至其所引秘篇不可勝舉，尤考古者所樂觀也。很可以說明它的價值。就全書的內容說，大體是繼承文心雕龍立論之餘緒。茲就文學觀、創作論、文學批評部分列述之：

海空的文學觀，認爲文章是出於自然的流露，就像行雲流水一樣，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不必加以人爲的雕飾。所以說：

「自古文章起於無作，興於自然，感激而成，都無飾鍊，發言以當，應物便是。」（論文意）

這種文章出於自然的觀念，實源於空海對於文學的產生的主導的思想。文意篇說：

「文字起於皇道，古人畫一之後方有也，先君傳之，不言而天下自理，不教而天下自然，此謂皇道。道合氣性，性合天理，於是萬物稟焉，蒼生理焉。」

他認爲文字起於皇道，什麼是皇道呢？就是不言天下自理，不教而天下自然的「道」，這個「道」又是合乎氣性、天理。很明顯的，他的看法以爲文章出於自然之道。這種觀念，當是據自文心雕龍，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旨趣時說：「若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文心序志篇）這裏「道」，也是自然之道。原道篇說：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惟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立言，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章雖出於自然之道，但還是要假於人爲才能表達出來，所以說，「兩儀既生，惟人參之」。空海的「道合氣性，惟合天理」，也就是這個觀念的延伸。所以文鏡秘府論一再強調「文章興於自然」。論文意說：「夫文章之興，與自然起，宮商之律，共二儀生。」但是最後還是繫於「黔首」、「蒼生」。文鏡秘府論自序說：

「夫大仙利物，名教濟時，文章是本也。故能空中塵中，開本有之字，龜上龍上，演自然之文。至如觀時變於三曜，察化成於九州，金玉笙簧爛其文而撫黔首，郁乎煥乎燦其章而馭蒼生。」

這裏雖是說文章的作用，但還是以自然牽合於人事。這種以自然現象發展人文現象，把天文，人文相提並論的原因，大概就

是劉勰所說的「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文心》飾篇）的緣故吧！所以說：

「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明道。」（《原道篇》）

這樣就把天文密切結合爲一整體了。因爲人文現象固由自然現象所發展，但抽象的自然還須賴文字來表達。因此空海也說：

「（文章）所以經理邦國，燭暢幽遐，達於鬼神之情，交於上下之際，功成作樂，非文不宣，理定制禮，非文不載，與星辰而等煥，隨橐籥而俱隆。」

這種以自然現象發展人文現象，又以人文現象表達抽象之自然，就是空海步驟劉勰的「道沿聖而垂文，聖因文以明聖」的具體說明。這也就是劉勰和空海的所謂「道」。其實也可說是「天文」和「人文」的相互結合，黃侃對這個「道」的內容，有進一步的說明：

「彥和之意，以爲文章本乎自然自生，故篇中數言自然，一則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則曰，夫豈外飾蓋自然耳。三則曰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尋繹其旨，甚爲平易。蓋人有思心，即有言語，既有言語，即有文章，文章以代言語，惟聖人爲能盡文之妙，所謂道者，如此而已。」（《文心雕龍札記》）

黃侃對劉勰所說「自然之道」的解釋，當然也適用於空海所謂「自然」。

劉勰與空海文學觀念之所以相同，大概是因爲他們都是儒佛兼修，有人以劉勰有滅惑論（弘明集卷八），闡釋佛理，認爲劉勰是以佛家思想爲主，這固然不正確，但要說劉勰沒有佛氏的思想也不對，南史本傳說他：「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藏經，勰所定也。」又說：「勰爲文長於佛理。」空海本身就是和尚，日本僧侶，多兼修儒術，所謂「學僧。」所以兩人都雜有儒、佛的思想。不過劉勰是儒而佛，儒家的思想爲主體，佛氏之思想爲從，空海則是佛而儒，以釋氏的思想爲主，儒家思想爲從，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至於空海的創作論，他主張創新，不贊成襲故，論文意篇說：

「數古文章不得隨他舊意，終不長進。皆須百般縱橫，變轉數出，其頭段段皆須令意上道，却後還收初意。」

隨他舊意，就是抄襲古人陳舊觀念，或套用古人陳語，自己沒有新的意見，即使寫成一篇很好的文章，他認爲仍是他人眉目，不是自己的功力。所以說：

「詩以敵古爲上，不以寫古爲能，主意於象人之先，放詞於羣才之表。使耳目不接，終患倚傍之手，或引全章，或插一句，以古人相黏二字三字爲力，厠麗玉於瓦石，殖芳芷於敗蘭，從善亦他人耳目，非己之功也，況不善乎？」又說「所作詞句莫用古語，及今爛字舊意，改他舊語，移頭換尾，如此之人，終不長進。」

但是，文章必由於因襲，而後始能創造新意，文鏡秘府論也不否認這一點，不過，因襲有其條件，就是要做到「襲故而彌新，沿濁而更清」的地步。文意篇說：

「凡作文必須看古人及當時高手用意處，有新奇調學之。」這「師其意不師文」的理論，當然不是空海所創始，比他更早的劉知幾，也曾提出作品模擬的原則，那就是「貌同其心異，貌同而心同」，又說：「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所謂「模擬之上的貌異心同」，也就是空海所說的學古人及當時高手的新奇調。但如何才能學到那古人抽象的「心意」，空海主張從熟讀古人佳句以發興，所以說：

「凡作詩之人，皆抄自古人詩語精妙之處，爲隨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興若不來，即隨看隨身卷子以發興也。」

這種熟讀古人精妙語以發興的理論，並沒有什麼特異之處，不過對初學童蒙來說，還是有相當啓導的作用。

當寫作在進入構思的過程時，空海認爲應以創見爲先，自己有了新意，然後才可以縱橫變化，不會蹈襲古人舊說。所以說：

「凡屬文之人，常須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氣之前。巧用言詞，精鍊意魄。」